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二五冊目次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補遺四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刻本

.....

皇明經世文編五百四卷
補遺四卷（四）

〔明〕陳子龍等輯

影印明崇禎雲間平露堂

刻本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木

吳培昌坦公 選輯

鄭給諫奏疏

姚宗典文初參閱

疏

懲欺罔以杜後漸疏

錦衣官校

鄭自璧

竊惟詔令者出之朝廷以播之天下傳之後世人

心去留之所關宗社安危之攸繫也詔令所出則賞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錦衣官校

平露堂

罰寓焉故賞而信則人樂趨而善者勸罰而信則人知懼而惡者沮古先哲王之所以風天下圖化理者

此而已詔令一布而中少變更則人遂玩之以爲無

據而況游令無徵則凡在賞罰之下孰不滋僥倖之

念哉正德年間群姦用事內官西廠朝入而暮獲功

張銳錢寧辰賄而西陲職故拏平人爲捕獲嗣盜掇

拾俚語爲緝訪妖言身不遠几席而邊徼奏功日不

識鋒鏑而流賊剿殺班行濫及輿皂金紫賤若土直

名器之壞至此極矣幸遇 皇上登極一詔盡行查

革數十年之宿弊頓清千萬人之歡心大慰不意又

有冥頑不省前如王邦奇等無厭奏擾屢荷 聖恩

曲垂寬宥榮以本等冠帶免其追賠俸糧實出望外

然狐鼠之黠不忘城社之憑而狼虎之貪尚意豚羔

之飢今有如李全元鑄與王邦奇等輪流首倡朝夕

會盟以鑽刺爲多能以抗詔爲有力以夤緣詔旨爲

多觔以打點成事爲利刃出入內府三五成群此等

踪跡不惟臣等知之而市井舉知之不惟外臣知之

而近侍 陛下者亦或知之知而不從固有老成解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錦衣官校

平露堂

事者矣但恐其聞亦有爲彼所惑過聽甘言貪圖賄

賂而反陰於 陛下之側爲之所者不然 陛下不

度幾宜不惜及汙即奏施行此臣等所不能不駭愕

也况先次綸音屢降一則曰原革有未盡的會同查

勘明白來說二則曰還有查未盡的着再查明白來

說則是淵衷所切止欲查勘存留之人恐有一二漏

網不足以緘佞口而厭衆心今日之旨欲將累次勘

明裁革李全元鑄等備查奏請竊意當時被差官員

與該衛人等素無德怨應留應革止憑該衛文冊全

憑本人親供。研審再三。駁查數次。况明詔條格。昭如日星。猶持規矩以掄方員。合則留。不合則棄。殆有不容易者。今季全等文冊親供。固在。縱使復查。後先磨對。徒招翻閱之勞。反覆奏聞。祇見宸聰之責。而彼職役緣由。一一明白如故。正合明詔所載。應革款內。誰敢少變前說。以來欺罔之罪哉。

重爵賞以彌弊端疏 傳陞工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張忠等。將工匠工人等。援內官監蓋造宮殿事例。乞恩陞授職級。并牙牌懸帶。其間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鄭給諫疏 傳陞工匠 三 平露堂

以百戶乞錦衣衛千戶者二。小旗乞百戶者一。冠帶

人匠乞錦衣衛所鎮撫者四十四。書篆官乞序班者

七。匠役乞冠帶者十四。工拙同。辯踰分希恩。貴賤不

分。率污奏剡。計得六十八人。蓋事之創見者也。節奉

欽依。綸命既渙。錯愕相應者。不啻臣等而已。臣等竊

惟 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莫先於名器。一事各

器之所以致人榮重者。莫越於文武二途。故武非軍

功不授。而千戶等官。與有長人之責。必勲多績茂而

後遷。文非科貢不銓。而序班亦係儀禮之司。必資及

試優而後授。間有外此而得。非恩出黃緣。則姻聯戚
曉然亦固可指屈。未有多至六七十人如今云者。請
以近事言之。甘肅之役。坐食微恩。外事遘戎。未霑寸
級。頃者撫臣之代奏。可憫也。科名制額。黷校迫遑。白
首青衿。勦嗟遲暮。屬今銓曹之需闕。可驗也。夫骨朽
而功未甄。貌鍾而志猶鬱。以此而論之前項人役。張
順。耗廩。徒手攫官者。難易果何如耶。陛下試請少

注。睿思。其輕重可否。必當自悟。否則臣等不敢知也。
且內官監以蓋造乞陞。惟內臣弟姪。自方鑽刺。如籍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鄭給諫疏 傳陞工匠 四 平露堂

錦衣。其諸匠作。則皆衙之文思院。官僅入流而已。然

其棄濫名器。破列舊規之失。科部察行。無慮數四。尚

意天啓 聖衷。行即放罷。顧可指為明例耶。其若該

監匠作。得官錦衣者。臣等聞之故老。惟有番銀李甲

匠王箭兒王等數家。然亦多歷年所。事出特恩。蓋不

多見。胡得以瑣屑之勞。唐突之驟。使小夫細宦。例獲

優崇。繪役墨工。咸通宦籍。其為黃緣之計。固不踈矣。

所惜禮義清地。可厠工師。近侍衙門。淪為匠局。將來

錄公影射之輩。藉口技藝之微。咸踴躍然有垂涎斑

列之想矣。謂不起於是舉乎。又況此輩虛名徒掛。實用全無。程職業則專務淫巧。以為智能。課事工則玩愒日時。以為勞績。避差役則假威內府。以復身家。尚奔競則轉相效尤。以階重服。千求之迹。人所共知。倪倪之容。彼亦自媿若固有所圖也。朝廷安所利而容之。正德數年。足可懲鑒。幸賴陛下登極。一詔痛行。裁抑宿弊。盡釐以故。察政體則先時繼而新政始嚴。酌名器則先時輕而新政始重。量度廩則先時濫而新政稍克。計帑藏則先時殫虛而新政浸裕。夫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統御一道。修隆異趣。賦入無增。豐歉殊軌。揆厥所原。豈不以朝廷之聽。有偏與不偏。冗贅之員。有進與不進也。臣等實不忍曲為將順。致陛下復蹈故轍。以叢天下後世之議。故敢昧死上塵伏乞。亟賜收回成命。將官匠趙奎等。照舊供職。着役果有年深服事之人。量官一二人於文思院。則情似可通。法不盡廢。新濫予以重武階疏

內官弟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司禮監太監黃英病故。蒙遣臣發送事畢。乞將伊弟姪黃富等。普賜恩典。

節奉欽依。黃英歷事年久。老成勤慎。他弟姪黃富與做錦衣衛指揮僉事。着在南鎮撫司見任管事。黃喜正千戶。黃鉉副千戶。黃銳黃鏡黃綬百戶。陳昊所鎮撫。俱見任管事。又該酒麪局副使米用題稱司設監太監賈文病故。乞將姪男陞授節奉欽依。賈通與做錦衣衛正千戶。甫闕崇朝。疊此綸命。臣等疑懼交集。以為陛下聰明睿智。仁孝恭儉。一日萬幾。鮮有愆度。誠不世出之主。何獨於爵賞一事。重違倖請。臣等屢疏之而陛下屢拂之。畧不一轉移也。竊惟祖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平露堂

宗之於軍職。非有突鋒排難之功。雖寸級不得輕授。列聖繼承。畫一相守。間有一二造勝之人。雖破常格。然且上虞國典。下恤公議。或令行而終止。或恩濫而中裁逮及。武廟之世。法弛於時。窮弊滋於奸要。紛紜雜沓。斜封墨敕之章。歲無虛日。嗣我皇上。繼緒懲忿鑒弊。一浣而新之。見諸明詔。以為戡亂宿功。汗馬實績。斷日某歲以上。與非此二途。而威晚世勲者。俱仍舊否者黜。蓋去者七。留者三。天下欣欣望治之心。溢諸眉睫矣。既而左右侍御之臣。縛身家而速功。

利朝爲一辭焉移 陛下幕爲一辭焉移 陛下時則有若楊總有若丘清有若郭昇有若潘傑范志以身沒而官其後者幾人蓋進者半却者半未已也然而俸資浸而開矣至於年來 陛下求治之心愈切而有初之政益垂諸臣受君之意漸微而故智之施不易一遇可借各色當局者互爲鹽梅轉相藤葛輒爾強聒如成憲然少長不倫群而官之親疎不分既而榮之我 皇上中興美政其僅存者蓋無幾矣據今言之縱使黃英之於 陛下勤心納忠多歷年所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官第七

平露堂

即其實鑑修塋旌功賜額責幽之典迥特一時則英之百年之瘁能無報乎九原之魄能無慰乎是不在乎後裔之官與否也又查得近年司禮監太監張淮秦文炳病故其弟侄原以指揮乞見任者各一人惟戴義乞千戶者亦止二人惟扶安病故陳乞故多彼時科部論列之詞未嘗脫口今以英一人其弟侄得爲指揮者一爲正千戶者一爲副千戶者二爲百戶者三爲鎮撫者一八人之中尚有異姓如陳昊者亦獲厠名曩歲溫艦未必至此臣等仰窺 陛下豈

不以福威在上祈懷在側錫而厚焉夫誰不可抑豈知 朝廷之恩節則上優則溢平則重濫則輕重則授之而下足榮輕則予之而人不德無益有損豈止於斯且以八人計之歲糜常祿奚啻百餘石月費俸錢奚啻百餘兩影占軍役奚啻百餘人車從墮填里開疎畏晃耀多矣但其徒擁虛銜無所於事名器之尊祇見其褻耳夫名器者 祖宗賴之以磨鈍勵世者而 陛下莛芥至此謂之繩武可乎伏乞 陛下爲 祖宗守法爲天下惜財寒厥竇而拓其所僅存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官第八

平露堂

返厥初而副其所厚望官不以私昵而及匪人賞不以徇情而裂常調退寢二項成命將黃富賈通等崇免甄錄則聖政昭公論愜實大中至正之道若 聖震或有未慊則將黃富照依張淮等事例任之南鎮撫以示優渥雖於事體非宜然亦毋寧過厚之意也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選取監局工匠

近該御用監太監黃錦題稱該監匠作不敷要將本監裁革過人役并軍民匠銀選取照舊食糧應用該兵部覆題奉欽依這人匠各係弘治年以前額設的

准選收藝業精通五百名應用，不許各項影射役占。臣等聞先朝權姦柄事，政出多門，各衙門假公營私，收集無賴無數，京師數萬告空。賴陛下登極，收絃易轍，詔令一布，如日中天，其剗刷宿弊，扶植綱紀，條約繁多，而裁革冗食一節，是又元氣賴以綿延，國是因以少定，而大愜人心者，奈何痛憤未幾，旋自踵效。隨革隨覆，不恤反汙。此臣等所以駭也。自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孜孜，圖維化理，形諸綸音，一則曰弼成嘉靖之治，二則曰共成嘉靖之治，汪切淵衷，焦勞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選取監

卷之九

平露堂

聖慮，卒使嘉靖之治，渾融完確，如金甌拱壁，上欣祖宗在天之靈，下慰赤子雲霓之望，而陛下之心始釋然矣。今日之舉，無乃瑩者瑕，完者缺，成者變，而望者舛乎？此臣等之所以惜也。年來各省不登，民戶逃亡過半，加以邊務孔殷，未及一歲，發去各邊銀兩不減百萬，京通二倉僅有二年之積，重之以此，各監局循例效尤，難以阻遏。將來忘實徇名，按圖索駿，持籌而往，不識司國計者有何孽畫也。且孝廟之時，倉廩充實，故雖有正德數年之耗，然所耗者耗孝

廟之實也，猶可支也。若正德則固已耗者也，以今日之耗，耗正德之耗，不可支矣。脫或各省不登，復如往歲，此天時人事之或然者，其何以善後哉？此臣等之所以懼也。連日京師聞有此言，閭巷紛籍，彼日仍以某項下進，且曰：「今不得於此衙門，彼必有得於彼衙門。」一時遊手之人，競出安身之術，傍觀側聽，是豈好消息耶？況該監人匠，見有二千餘名，若能日省月試，事亦不廢。今此請乞，意將何為？且今四方饑饉荐臻，妖祥叠見，陛下正當修德飭行，百凡供御宜自減損，以答天戒，豈可更啓此端，以興遠邇咨怨，重傷天地和氣也哉？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選取監

平露堂

新濫恩以重名器疏

奏帶人員陞級

該兵部題為捷音事，節奉欽依是。回達犯邊，各官奉命征討，遠涉道途，風聲所及，將士用命，致有克捷，勞績可嘉。張忠、蔣弟姪一人，做正千戶，金獻民、杭雄各一子百戶，俱錦衣衛世襲。各官奏帶隨事人員，該陞賞的，便查例來看。兵部題奉欽依，各官奏帶參隨人員，各准陞一級，其餘官軍與重賞，你部裏還開姓各

奉養臣惟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而不僭不濫又古人之所以封建厥福而致中興之道者甘肅之役回虜掃國而來也各官奉命出師鞠躬盡瘁指揮之下使賊什幟軋軋而去陛下嘉其勞勛恩賡有差報功之典良亦不薄其若參隨人等均陞一級人得沾恩畧無等級得毋傷於濫乎查得尚書金獻民總兵杭雄俱照欽依額數各二十員名太監張忠則九十三員名總計三臣參隨則百有二十三員名矣陛下減以此輩均効勞役亦當甄別重輕以寓激勸而況其間替畫豈無奇拙任事豈無繁簡行役豈無安危繫而錄之布滿奏牘則三臣之下從役官軍無慮千百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所事者恃晨昏頽飾之功耳俱已錄用視吾輩觸風寒負戈弩以臨不測者勞減十倍吾輩蒙賞何厚薄不均如此彼處邊軍無慮數萬又莫不曰如某者如某者名雖奏帶環營而列無虞也俱已錄用吾輩突鋒鉅排患難以忘驅命雖僅獲功額奪占之勢迫脅所臨查勘之微往返經歲陞賞恩賚茫如捕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風一字聲牙前功盡棄何難易不均如此切惟朝廷之所以奔走群動者名與利而已故曰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又曰行罰自近行賞自遠今陛下輕名而賤利急近而緩遠權度之間倒施其法冠裳濫及輿臺名器賤同瓦礫臣恐既得者不肯以倖致自名而未得者又皆以隳功為恨此風著聞人懷懦志脫或外難復作誰肯樂於用命哉此臣等所以懼也

慎賞罰以戒不職疏 大同鎮巡陸應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近該鎮守大同地方太監武忠以老疾具疏乞休奉欽依武忠與總兵巡撫等官同心協力擒捕盜黨盡絕以致邊方寧靖勞績可嘉不准辭着照舊用心鎮守還陞弟姪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朱振陞實授都督僉事蔡天祚陞右副都御史俱照舊管事臣等仰測淵衷意以武職非軍功不授忠等之功軍功也廢忠所以報功勵邊臣也各邊之臣素號明察者傳之未真亦皆曰忠謀勇人也此功以謀勇集朝廷今日之命將以惡吾輩之鴛鴦者也二說皆是殊不

知忠之誦詐能來溫厚之旨而不能避輿論之公能蔽冕旒之明而不能掩天下之目能欺各邊之明且察而不能罔大同一鑣之愚且昧者誠如是何以賞爲夫自大同告變赤子成仇秉節鉞者徒擁重兵寄心腹者坐觀成敗大臣嬉河上之師主帥辱推轂之命宗藩避難骨肉睽違圍鎮生靈幾爲魚肉迄今思之猶且哽咽幸伏宗社威靈廟堂謨筭佳勇奮激忠義倡率於先朱振思報感恩收功於後其先後曠職廢事鎮巡等官悉蒙原有此曠蕩之恩出人望外者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大同鎮 三 平露堂 卷之一 巡撫應

也彼時臣等尤欲責以大義合辭糾舉然又諒身勢之孤危體朝廷之德意疏上而中止者三終使人心未平國法太縱此臣等之罪也忠之幸也今據忠奏內其曰不習水土老病益篤未審此病何不作於叛軍熾惡匆耿惶懼之時乃增劇於地方底定安恬暇預之日其曰協謀鎮巡擒斬首惡不知某起首惡出忠方畧率至授首某起助惡遣忠部下率至成擒博訪廣詢漫無一實而乃假病乞休備陳歷履謂忠無要挾之意乎陛下不以爲罪而反以爲功不探

其心而誤中其計援他績以及忠因忠以及振祐臣恐祐思今職之有疎振幸前辜之僅贖不惟忠不敢愾然二臣者亦不敢強顏受也不然何以自解於天下後世之公論哉此臣等所以萬爲不可者也

遵詔旨戒專橫宦官疏 湖廣鎮守

近該鎮守湖廣等處地方御馬監太監潘真奏帶叅隨家人續又奏討書筭人役俱奉欽依各處分守鎮守太監合用應付書辦跟隨官舍等項取用着照成化弘治年間事例行撫按官勿得搜索阻滯還通行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湖廣鎮守 三 平露堂 卷之一 巡撫應

與他每知道臣聞正德年間權奸用事各省鎮守內臣科擾地方殘害百姓廢法逞私無所不至未必皆出自本人正由叅隨書筭人等獻諂貢諛出奇用智一以乞主者之憐一以爲肥家之計以致民不聊生盜賊蜂起幸賴陛下登極一詔如日中天天下臣民方得更甦而今乃蹈故轍爲諸藩首倡陛下畧不加察特賜俯容誠臣等之所未喻也仰惟陛下登極之初欺公玩法者悉聽糾劾盡國殃民者置之重典豪橫屏跡奸諛縮頸雖乘極敝之後是誠雍熙

太和之幾也。夫何年來漸淪聖旨凡鎮守分守等

官或惡狀著明或賍私敗露或非分請求撫按交章

彈劾科道屢疏執奏批答之下不日着安靜行事則

曰不許生事害人辭尚從容法流寬縱然詳味綸音

猶禁其欲而不得肆懼貽後患必知所畏而不敢爲

雖儉小資緣曲蒙庇覆然而陛下勤恤民隱之心

猶未虧損也不意近來復有此等小人此等請乞以

致陛下有此等批荅滋亂長奸誨頑縱惡朝廷

多反汗之失問問喪樂生之心大戾初政將來不知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何所底極也臣等窺真之意自以爲權右法司勢雄

一省非復向之一太和比矣欲事誅求未得肯綮故

必此輩以贊相之然後可從而羅織也陛下不惟

不禁而又使人不得禁雖曰縱一人而實乃以導衆

人在真雖得私恩小惠其如設湖藩之陷奔何况鎮

守之置所以鎮靜地方用防意外撫按之司所以除

姦革弊鋤梗剔強祖宗良法美意凡以爲民也今

勢應鎮靜者假借以爪牙理宜振作者消阻其風采

倒行逆施不可明甚陛下何所見而復爲之哉

裁溫役以節京儲疏 內閣王臣

近該司禮監太監張佐等題將裁革過工作人等復

收應役奉欽依是既作工浩繁缺人用役這人匠七

百七十名都准補額食粮兵部知道臣等參詳累日

遽欲抗言然前疏盡矣而陛下不納今復何言終

爲循默然物議沸騰痛惜新政將來聖心悔悟復

罪臣等以不言臣等瘵官之咎無所於追雖追悔無

及矣是以欲罷而不能默也且此等人數襍沓不齊

或市井遊食之輩或丁多有力之家以甲姓而影射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卷之十一 平露堂

乙名以途人而詭克子姪或一家三四人或一人三

四籍躲避差徭貪圖糧賞憑藉內府驕炫鄉隣身不

閑藝業而謂之高手上工按月辦苞苴而謂之應役

不缺弊端百出難以悉陳遂致司農乏計而倉庾告

空有識寒心而朝廷不覺逮陛下登極之初盡

行祛滌仰頌聖德中外翕然足益天祚我國家而

有意斯民也然弊革而不能久與不革同法善而不

能繼與不善等頌輿而中止必可頌者鮮終方快而

輟憂必可快者止始是豈臣等敢望於陛下者哉

今該監人匠之多寡工作之減繁臣等不敢預知但司禮衙門君近而地親則形跡遠者恒多觀望幸其啓鑿而可援知禮而守法則踰閑干紀者多是比方公然效尤而無忌陛下雖嚴賜約束不得向風然既設衙門必有職掌既有職掌必任興作既任興作必皆以浩繁爲難以缺人藉口便益所在誰肯不趨南北兩京監局森列臣等恐陛下之側自此請乞無虛日矣至於糧儲艱苦該監亦知故奏內有日本旱災傷食糧不充足見審時體國之意但稱洪武年間舊額似欲盡數收補臣等竊謂過矣何則法立於前者甚善而未流之弊難保其不無典貽於後者當遵而變之趨不拘其能守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苟於時勢不合恣怒不息縱有經傳明文何補於治即今御用監先已收五百名矣近又乞書篆人張明師等六名食糧矣弊源既開焉有紀極不識以知禮守法衙門何苦而爲人作俑以叢天下後世之責哉其必此等革退之人百方鑽刺以動該監致該監不察而遽責宸聰陛下不審而誤賜俞旨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監工匠

平露堂

也伏乞憫東南之重困而難繼徵求思供欲之既豐而漸減需索勿食德音而沮群望勿徇近習而殷後憂追寢成命勅該監將見在人匠嚴程併力以應一時鑄造前項人匠不必濫收以招物議庶朝廷之新政不虧而該監之愆尤可終免矣

皇明經世編

鄭給諫疏

內監工匠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九十三

萃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何

剛慈人

選輯

張淨岑文集

夏允彝瑗公參閱

疏

張岳

諫南巡疏 南巡

奏爲乞留 聖駕事、臣竊惟機衡旋運、而北辰常居其所、溟渤靜深、而衆水必朝其宗、是以在昔聖王、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凡以此耳、肆我 祖宗稽古爲治、每歲惟南郊一行、實近在京畿之內、雖間值邊郵之警、亦不過命將而征、誠知朝廷乃四方之極、而大君實萬物之宗也、用臻太平、至百五十餘載、仰惟 陛下當鼎盛之年、撫盈成之運、稽古繇章、已逾一紀、頃以西北少靖、親御六飛、汎掃妖氛、間關半載、維時小大臣工愧無卽時諫止之力、幸而奏凱南旋、臣等竊謂自今伊始、當享伴與之休、而無復省方之舉矣、夫何西征之役、方已南

皇明經世編

張淨岑集

南巡

卷之一

平露堂

皇明經世編

張淨岑集

南巡

二

平露堂

巡之命又下、臣等驚悸、罔知攸措、竊以巡狩之典、雖古帝王之制、然古之制有不可行於今、猶今之制有不可行於古也、蓋古之封建、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慶讓之典、勢難已於巡狩、今之郡縣、屬於藩臬、統於撫按、而政令之行、又皆出於朝廷、是不必泥古之迹、自足以成今日之治也、矧先王之巡狩、省耕省斂、有及民之實惠、一游一豫、非無事之空行、陛下之爲是舉也、切慮道途推輓之勞、皆出於民力、有司供億之費、皆出於民財、祗恐未有以補之、先有以傷之、未有以助之、先有以害之、何必修巡狩之名、而爲是紛紛者乎、臣等謹以此行之甚不可者、爲 陛下一陳之、人情莫不惡勞而欲逸也、櫛風沐雨、孰與於龍樓雜帳之嚴、涉水登山、孰與於桂掖椒房之邃、乃舍其逸而從其勞、是其不可者一也、裏河一帶、漕舟之往來必繇、而國用之盈縮繫之、今茲南巡、舳艫蔽江、雖聖諭昭彰、使通往來、而一溝之水、勢難兩便、是其不可者二也、近聞淮安等處荒滂異常、父食其子、母食其女、此在今日、正宜寒心、奈何滿目瘡痍、未獲少

瘡而鑒興又幸其地臣恐遭雷之葉不可復風大憊之民豈宜再汗是其不可者三也且龍舟所經必渡淮北沂江南而黃河天險聞者心驚長江天塹見者毛悚陛下以不費之軀而甘蹈不測之險是其不可者四也夫一日二日萬幾叢委今匹馬遙遙駕言行邁將來國家之重務何由面陳其可否而內批之裁請往復動經乎歲月廢時失事莫此爲甚是其不可者五也況天下大器也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是以止則深宮閉門動則出警入蹕鄭重如皇明經世編

張淨峯集 南巡 卷之一 平露堂

此而意外之患時或有之今也白龍魚服肆無戒備則豫且之變臣有不忍言者矣是其不可者六也臣聞之天子者天地之子也天子弗克肖乎天地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不修德以回其怒行且亡之矣今也凶荒相仍盜賊充斥地震於下龍鬬於上其所以儆戒陛下者至矣陛下及今正宜如成湯之六事自責武丁之恭默思道奈何恬不自省方事逸遊臣恐亡予之天不忍言也是其不可者七也古之人君雖甚不得已如會盟之舉親征之行亦必有太子

親王以監國然皆非盛世之事今前星未耀儲位尚虛衆建諸王各就藩府大本未定俯無以聯屬乎人心七咎乏王仰無以祀事乎宗廟是其不可者八也夫憂勤惕勵固古帝王之所不廢者文王不敢盤于遊畋尙書誦之隱公觀魚于棠春秋譏之陛下修德講學親賢遠奸昧爽臨朝日昃忘食猶恐憂勤不逮古人而貽付託不效之憂也況又以逸樂促之哉是其不可者九也夫帝王舉動當順乎天意觀天意者驗之人心而已是舉也孤卿論列不已史臣繼之部寺諸屬又繼之雖以臣等疎逖之微亦極知其不可也陛下何苦違衆志以拂天意乎是其不可者十也伏望皇上廣包荒之量奮獨斷之剛不聽左右從臾之言俯從孤卿羣臣之請急收成命寢此南行使朝野臣民樂英主無難于改過而垂之後世知聖德不果於遂非臣等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論征安南疏 征安南

臣竊聞安南自正德十一年內國王黎賜爲逆臣陳昌與其子陳昇所弑國人立嗣弟黎諱主國事以兵

逐陳暘父子，奔據其國諒山府。黎穗立七年，又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升華府。登庸立穗幼弟黎應相之，旣又弑應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夷貢期，大抵由此。非真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敝中國。今用兵之聲，先以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所謂廝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於此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敝，搖

蠶矜款所在屯結，官軍僅足備守。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州土官，及湖廣句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圖志。南方暑濕，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搖搖矜款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視，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但係官無礙及軍需吏農等項銀兩，盡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敷給諸軍，剝積無多，兵興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人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縉紳之喜譚兵者，類皆趙括房瑄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譚兵。其撥拾古人糟粕以譚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于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

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為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為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切以為不可、伏惟 陛下聖學精深、洞見千古、制作盛備、遠暨殊俗、舞于羽以格苗、修文德而來遠、稍遲俄頃、理宜響應、况 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殞於鋒鏑者、恐非 陛下肆

皇明經世編

張淨峯集

湖貴苗情

卷之一

平露堂

幸

論湖貴苗情并征勦事宜疏

湖貴苗情

為照各賊恃險負固、頻年猖獗、流毒三省、邊方累經奏請征勦、未能得獲、旋撫旋叛、乘利出沒、臣欽奉勅

諭、初到地方、以苗亦人類、未忍用兵、布信曉諭、冀其悔悟、各苗初頗畏懼、不出纔一兩月、伏肆行劫、初間只是二三十名、或四五十名、所虜人口、尚未敢殺、害勒求取贖、追捕稍急、輒稱願撫、近則敢於聚眾、至千百人、徑入村落、攻劫、劫治、放火殺人、撫諭非不諄切、各賊奸猾、反因招撫之意、以逞其兇、又探知該省兵力素弱、錢糧艱缺、倉卒出沒、力不能制、公肆欺侮、以示無忌、防守之兵數至五千餘名、月支行糧費用不貲、聚之則地方廣闊、照管不周、分散則勢分力弱、常

皇明經世編

張淨峯集

湖貴苗情

卷之一

平露堂